

中國人的直觀世界—— 孔子對弟子的啓發(上)

◎劉瀚平博士

在中國人的直觀世界裡，

最凸顯的部份是在老莊，而儒家是否可以談「直觀」，是否存在直觀世界呢？我們從孔子

對弟子的啓發這題目，擷取兩個篇章，一在里仁篇，一在衛靈公篇，一篇是談端木賜，另一篇是談曾參。我個人覺得是很重要的兩章，爲什麼呢？可能有人說學而章很重要，因爲學而章是論語全書的小影，但是沒有人說這兩篇很重要，我

憑什麼說這兩篇很重要？我覺得孔子他可能有心傳的東西，

想傳給他的學生，而他一定會在得意門生裡邊找對象，我想心傳既是薪傳，一定是要值得傳的人，而且通常不在公開的場合，而是在屋室裡頭，並且對象當是要值得傳的對象，否則對牛彈琴，傳不過去，那就像在大理石上題字老是「不上墨」，所以一定要謹慎選對象。

我相信孔子最想選的對象

是「顏回」，可是顏回不幸早夭，這是「天命」，沒辦法，孔子知天命，既已如此，還是要找，除非不傳，這樣的情形，就像我們古代教書的老師，所謂師傅，想把心傳傳給弟子，總想找聰明靈巧的人。在孔門之中子貢列在言語科，他是孔子心目中想傳的對象；但是聰明的人有一個缺點就是「心馳於外」，聰明的人可能以爲

自己比別人在行，說難聽一點是聰明人比較不認命，孔子把曾參叫來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曾子說：「唯！」孔子就出去了，門人問曾子夫子說了什麼呀！曾子說：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」，另一篇則說：「賜呀！你以為我是博學而強記，博學多聞記憶力很強嗎？」子貢就回答說：「是呀！難道不是嗎？」孔子說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在這兩章裡我們來比較一下異同，孔子為何對曾參說話時多了個「道」字，對子貢則只說：「一以貫之」，沒有「道」字，另一方面孔子主動告訴曾參，而一個間接問他：「賜也！汝以予為多學

而識之者與？」後者可能是在公眾場合。孔子知道子貢以為夫子是這樣的人，要不然不會這樣問，子貢回答：「是呀！難道不是嗎？」，先肯定，察顏色以後又懷疑了，而答「唯！」一聲的曾參卻是應之速而無疑。曾子在內心裡已經蘊藏很久了，當孔子傳心法給他，曾子便豁然貫通，彼此再沒有對話了，孔子心中知道曾子的「唯！」一聲已經完全領悟了，就像釋迦在靈山會上拈曼陀羅華，獨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一樣。孔子走後，門人當會問曾參夫子說了些什麼呢？怎麼叫你進去，一下就明白過來了呢？曾子知道再說：「吾道一以

貫之」，他們也不知道其所以然，就說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論語精簡，若門人還是不瞭解忠恕之道，必定還會問：「何謂也」，可見那時候的弟子講忠恕，他們已經知道了。孔子告知子貢「予一以貫之」，倘若當時子貢和曾子的程度一樣，一定也會「啊！」的一聲明白過來，但是這裡沒有，有「啊！」和沒有「啊！」差太多了，論語中該記錄就記錄，不該記的也不多寫，論語不見下文，其中必有深意。（熊賜履猜曾子是在二十六歲悟道）

子貢夠聰明，孔子問他：「汝與回孰愈？」意思是說：

「你和顏回誰聰明（誰勝）？」

「子貢回答說：「賜也何敢望回，回也聞一知十，賜也聞一知二。」子貢雖謙虛但還是有些驕傲，他能聞一知二已不簡單，他應該知道夫子是要釣他，而不敢自稱聞一知十。孔子對子路也常是把他捧一捧，但馬上把他壓下來。在孔子弟子中，子貢料事多中，善經商，家累千金，歷相魯衛，曾經說服吳國出兵對抗齊國，以保存魯國和越國，因此而稱霸。在七十二子之中，他家最富，官最高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端木賜「結駟連騎，束帛之幣，以聘諸侯，所至國君，無不分庭之抗禮。」

孔子於先進篇說：「參也

魯」，在雍也篇說到子貢：「賜也達」，一個是通達，一個是魯鈍，孟子更說曾參：「智足以知聖人」，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記載著，曾子天資純厚，志學誠篤，既習孔子之微言，又能「愛日以學，及時以行，且且就業，夕而自省。」我們可以拿大戴禮記和論語參證；有時候我們讀經書，不見得只讀一本，且不見得只讀一章，有時要參照幾章來看，像今天這兩章，我們參照來看，好比比較就會有新發現。反應是否不同，性格是否不同，資質是否不同，工夫是否不同。

我們從論語中得到「曾子

」的印象是什麼？第一點他是

事親極孝的人，第二點他是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的人，他每每都在自省。注意，不是往外去求，而是向內求，向內心去求，都是從心裡出發，所以他給我們的印象是「誠的人」，他是「非常用心的人」。「誠」是一種功夫，忠和信可以傳習，不忠可以去忠，不信可以去信，而能反省那就不簡單了，「誠」這種功夫是從「傳習」開始，有人傳而不習，當不能達到「誠」的功夫，「習」字上面爲「羽」，就是學習飛行的意思。朱熹講得好：「鳥數飛也

「，「數」屢次也，小鳥屢次的飛，母鳥在前做典範，立身行事，小鳥跟著學習。曾子就是這樣的人，每天拿這三件事情來自我反省，而愛日以學，誠篤去行，鳥若怕摔怕痛待在巢裡，不出來學習，永遠都不會飛，曾子是這樣的一個人，孔子所謂「魯鈍」的人，竟以成大賢，得孔子道統之傳，程子也說：「參也竟以魯得之」，又說：「曾子之說，誠篤而已；聖門學者，聰明才辯，不為不多，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，故學以誠實為貴也。」朱子也說：「聖人之心，渾然一理，而泛應曲當，用各不同。曾子於其用處，蓋已隨事精

察而力行之，但未知其體之一爾。夫子知其真積力久，將有所得，是以呼而告之。曾子果能默契其指，即應之速而無疑也。」在默契其指之前，還要隨事精察而力行，這就是重點，每一件事他都會去精察而又去行，在「啊！」之前他經過了一段修為的過程，這一段功夫畢竟是長時期的工夫之後，纔能夠在心傳之時，能馬上默契其指，「默契」就是無言的契合，「指」古字為「旨」，上為湯匙的「匕」下為「匕」，好吃的東西用湯匙送進口中，因此下面的「匕」就變成了「匕」。旨者甘也，甘者美也，甘的味道是經過一段的

隨事精察、力行、誠篤的功夫而來的，然後在這時有人一點他就破，心一傳他的心馬上就領悟到了，悟了之後有一種甘甜的滋味從裡頭升起，使他覺得快樂，有了快樂而去做，纔不覺得苦，別人覺得他苦，他卻樂在其中。曾子做什麼他自己清楚，人家說他魯，他就是魯怎樣，說他鈍，他就是鈍怎樣。孔子覺得這個人該是時候了，孔子叫他：「參乎！」進來，別人或許不能明白，我告訴你，該是時候了，已經成熟了，一點破後，出來就走了。看似這麼一點時間，霎時間就領悟了，孔子放心的走出去了，這就是好一個「默契其指」

呀！

聖人之道大矣！人不能遍觀而盡識，不是靠目測，也不是用理智推理推出來的。子貢以多學而識為當然，孔子非之，只有當下承擔，悟得而行，豈是博務分析，支離強記之法可以參透。所以「忠恕之道」，程子講的第一是仁，以己及物，其次就是忠，推己及物就是恕，這離道不遠，忠恕一以貫之，這是宋人的解釋。宋人瞭解了，宋代以後就慢慢地不瞭解了，現代呢？連盡己是什麼，推己及人是什麼，沒有人瞭解了。而宋代講忠恕說盡己之謂忠，推己及人之謂恕，一個能真正嚴格要求自己的人，

是最能夠寬恕別人的人；反之，從來沒有要求過自己的人，是永遠不知道怎麼樣去原諒別人的人。接著又說：「忠者天道，恕者人道，上下四方六合，一以貫之。」朱子用了很好的比喻，「一」字是「索子」即繩子，「道」是銅板，銅板中間有個洞，「貫」是貫穿，中國人有所謂家財萬貫，朱子是第一個以這種語意來解釋「一貫」的人，宋明理學很深奧，但和我們這個時代很貼切，當時的解釋忠是盡己，進而推己及人，上體天心是天道，下貫人事，天道人事，徹上徹下，一體融通。所以朱子說：「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。」

道』太難言也，不只老子知道，孔子也知道，由此可知呀！否則他不用心傳，道不是言說的，孔子也知道呀！道是心傳的，道是給人行道的，道不是給人講的，語行道斷，不只是老子講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孔子也深切知道，曾子也深切知道太難講了，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來著明「忠恕」，如說一以貫之還不知道，迫不得已只好講「忠恕」。道之體，至誠無息，這是道之本體，所以說萬殊之所以一本，本即是本體也。萬物各得其所者，道之用也，是故一本散萬殊，這是宋儒的看法。我們再來說子貢，王充論衡說：『子貢事孔子一年

，自謂過孔子，可能見孔子一點口才都沒有，子曰：「予欲無言」，子貢第一個反應說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！」說話太重要了，夫子不說話，我們要如何是好呢？「述」就是「循」，就是「率」，我們還遵循什麼呢？孔子說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第二年子貢自謂與孔子同，到了第三年自知不及孔子。『左傳裡有這麼一個小故事：子貢看邾隱公和魯定公的交往過程，從舉止、動作、面容觀之，說誰先死誰後死，結果皆一一驗中，這說明了聰明的子貢會察言觀色，每一件事件都小心的觀察、注

意、分析、歸納、比較、推理，子貢從揖讓、進退、俯仰來擇取他們的心理狀態，後來孔子說：「很不幸的被子貢言中了。」而這件事也使子貢成了多嘴的人了。子貢個性所以多語，好批評人，固為氣質，性格使然，但未嘗不是機鋒敏銳，反應迅速，聰明的表現，只不過，孔夫子則引以為憾，時常在言語中予以暗示，加以警惕。

論語中記載：「子貢方人」，子曰：「賜也賢乎哉？夫我，則不暇。」——（憲問篇）此地「方」乃「謗」也，子貢個性爽直，言詞犀利，常見有不順眼就當面損人，孔子說

：「子貢真是個賢人，而我則沒有閒功夫去批評別人。」一個真正嚴格要求自己的人，最能同情別人，原諒別人，要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，然而能同情別人的遭遇，處處為別人設想，纔是真正的恕道，一個從來都不會嚴格要求自己的人，是最會要求別人，而且時常會看到別人的缺點。所以孔子說自己沒有閒功夫去批評別人，因為自顧都不暇。要盡己必須做到忠，實在是很困難，以此語去教化子貢，免得子貢將來遭禍，可謂用心良苦。孔子的每一句話都是針對弟子的氣質、性格而因材施教。

（待續）